

法国侦探小说女王福莱德·瓦尔加倾情奉献

新生代悬疑小说作家蔡骏鼎力推荐

画蓝色怪圈的人

法国狂销 **28** 万册

惊悚指数突破 **极限**

[法] 福莱德·瓦尔加

巴黎寂静的午夜，
神秘的蓝色怪圈圈住被害者的尸体。
凶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谁又将是下一个“圈中人”？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画蓝色怪圈的人

[法] 福莱德·瓦尔加
闫倩/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蓝色怪圈的人 / (法) 瓦尔加著; 闫倩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8

书名原文: L'HOMME AUX CERCLES BLEUS

ISBN 7-5086-0660-4

I. 画… II. ①瓦… ②闫… III. 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54524号

L'HOMME AUX CERCLES BLEUS by Fred Vargas

Copyright © Éditions Viviane Hamy, 1996

Conception graphique, pierre Dusse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6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画蓝色怪圈的人

HUA LANSE GUAIQUAN DE REN

著 者: [法] 福莱德·瓦尔加

译 者: 闫 倩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6-1171

书 号: ISBN 7-5086-0660-4/G · 178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玛蒂尔德拿出笔记本，写道：“坐在我旁边的家伙对我不屑一顾。”

她喝了一小口啤酒，又瞄了一眼邻座，那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敲着桌子，足足有两分钟了。

她又在笔记本上写道：“他坐得离我那么近，似乎我们早已相识；可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除了知道他戴着墨镜，别的我一无所知。我现在在圣-雅克露天咖啡馆，要了一杯啤酒，我完全沉醉在这杯酒中了，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玛蒂尔德的邻座又在敲桌子。

“怎么了？”她不禁问。

玛蒂尔德的声音低沉而嘶哑。邻座男人听出来，讲话的是个烟瘾很重的女人。

“没什么，为什么要这么问？”

“您这样敲桌子会让我感到很不安。我今天心情不好，任何东西都能惹怒我。”

玛蒂尔德喝完了啤酒。这是个星期天，和往常一样平淡的星期天。她认为这一天所遭受的痛苦比以往都多，她称之为“第七天的痛苦”。

“我想您大约有五十岁了吧？”男人问，眼睛没有离开她。

“有可能。”玛蒂尔德说。

她很恼火，可又能把这家伙怎么样呢？刚才，她发现，风把对面喷泉的水柱吹偏了一下，打湿了下面天使雕塑的手臂，或许这就成了永恒的瞬间。总之，这个家伙正在破坏她第七天里惟一的永恒瞬间。

“通常，人们都会把年龄猜小十岁。”她对男人说。

“是吗？”男人说，“我不知道人们通常会怎样，但是我觉得，说您漂亮应该没错吧？”

“我的脸上有什么不妥之处吗？您好像拿不定主意的样子。”玛蒂尔德说。

“不是的，”男人说，“我想您应该很漂亮，虽然我没有资格评价。”

“随便您吧！”玛蒂尔德说，“总之，您，您很英俊，如果这样的评价对您有用的话，我可以这么说。事实上，这话也的确有用。现在，我要走了，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和您讲话。”

“我也是，这样的谈话让我放不开。我租了一套房，现在去看房。您去哪儿呢？”

“我要去跟踪一个人。”

“一个朋友？”

“不，我在地铁里跟上一个女人，已经记录了不少东西，可是突然间找不着她了。明白吗？”

“没有，我一点也不懂。”

“您也没必要知道。我刚说的就是事情的大概。”

“很显然，我不需要知道。”

“您可真是难缠。”

“是的，我很难缠。而且，我还是个瞎子。”

“天哪！”玛蒂尔德说，“真是抱歉。”



男人转向她，笑得很勉强。

“有什么好抱歉的呢？”他说，“这又不是您的错。”

玛蒂尔德知道不应该再讲下去，但她已经停不住了。

“那么，您是怎么失明的呢？”她问。

正如玛蒂尔德所说，瞎子很英俊，他转过来大半个身子，说：“那时，为了搞清楚猫科动物的运动系统，我去解剖一只母狮子。人们怎么能小看它们的运动系统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有的时候，一想到狮子的行走、后退、跳跃，一切的一切都有待发现，我就会感到热血沸腾。有一次，我正拿着解剖刀解剖，一不留神……”

“于是就流血了。”

“是的，您怎么知道？”

“有个小伙子，曾经建造过卢浮宫的柱廊，就是这样死的，当时台子上是一只腐烂的骆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是一只骆驼。总之，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但是，腐烂物仍在腐烂。它溅到了我的眼睛里。晚上我被送到了医院，可惜没有任何复明的希望。妈的！”

“这真是一只该死的狮子。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一只可恶的动物。这事发生多久了？”

“已经十一年了。恐怕连那只狮子都会觉得可笑，我现在一想起来也觉得滑稽。但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月以后，我回到实验室，把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我把腐烂的东西丢得到处都是，希望它能钻进别人的眼睛里。我把组里的研究成果扔到了天上。但是，即便这样，我仍是不满意。我只感到绝望。”

“您的眼珠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的，乌黑乌黑的，像雨燕那样黑，像夜空中的星星那般明澈。”

“现在呢？眼睛是怎样的？”

“没有人敢说。黑的、红的、白的，我想。每个人看到都要害怕。我想象得出人们厌恶的表情。从此我就再也不摘下眼镜了。”

“我非常想看看您的眼睛。”玛蒂尔德说，“我会告诉您现在它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一点也不会害怕。”

“人们都这么说。可是看过以后都要哭。”

“有一次，我在潜水的时候，一条鲨鱼咬伤了我的腿。”

“唉呀，那可不好！”

“失明以后，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您的问题快把我逼疯了。别成天谈论什么狮子、鲨鱼或者那些脏兮兮的小虫子好不好！”

“好的，或许我不该说那么多。”

“我怀念一些女孩子。这很正常。”

“狮子事件之后，那些女孩子也都消失了吗？”

“是的。您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跟踪一个女人呢？”

“没有任何原因。我跟过好多人，每个都比我强壮。”

“鲨鱼事件后，您的男友离开了吧？”

“他走了，不过又来了新的男友。”

“您很特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玛蒂尔德问。

“因为您的嗓音。”

“您能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什么？”

“嗯，这个我可不能告诉您！上帝啊，我还有什么呢？所以，应该留给瞎子一些特别的东西，夫人。”男人微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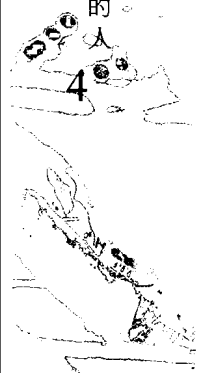
他起身要走，杯子里还有没喝完的酒。

“等一下，请问您怎么称呼？”玛蒂尔德问。

男人犹豫了一下，说道：“夏尔·雷耶。”

“谢谢，我叫玛蒂尔德。”

英俊的瞎子说这个名字很美，因为十七世纪统治英国的女皇就叫玛蒂尔德。然后，他扶着墙走了。玛蒂尔德才不去理会什么十七世纪的历史，她皱



着眉头，把瞎子的酒喝光了。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每当走在街头，玛蒂尔德都会留意那个英俊的瞎子，却始终没有见到。她想他大概有三十五岁。

※ ※

在巴黎第五街区，人们都管他叫警官。他正朝着新的办公室走去，这是第十二天。

还好，这里是巴黎。

在这个国家里，巴黎是他惟一喜欢的城市。长久以来，他一直以为自己生活的地方和别处一样，吃着同样的食物，住着和周围同样的楼房，穿着和别人同样的衣服。文化背景、文化遗产，一切都是一样的，随处可见的一样。

但是最终，生活在这个地方并没有那么简单，让·巴蒂斯特·亚当斯伯格光着脚穿越了荆棘遍野的比利牛斯山。他原来在山上生活，后来当上了那里的警察，负责处理谋杀案件，比如发生在石头村的谋杀案和通往矿藏道路上的谋杀案。脚下踩着的每一块石头发出的声音，他都熟记在心。大山像个肌肉发达的老人，它的咄咄逼人，他也明察秋毫。他从二十五岁起开始在警署工作，同事们都叫他“森林小妖”，可能是觉得他野性十足，又不太爱交际，其实他也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他只是认为这个绰号并不标新立异，也绝无赞美之意。

就这个问题，他曾经问过一个年轻的女督察，也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很想拥抱她一下，但是女督察大他十岁，他没有勇气这么做。当时，女督察对他的问题感到很尴尬，说：“您自己去照照镜子，自然就会明白了。”晚上，他想起这句话，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矮小、强壮的身影和棕褐色的皮肤，感到有点恼火，因为他喜欢白皮肤、高个子的人。第二天，他来到警署，对女上司说：“我照过镜子了，但是仍然不明白您昨天那句话的意思。”

“亚当斯伯格，为什么总要讨论这些事情呢？为什么总要问这些问题呢？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要处理手表被盜案，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有这个，我不想对

您的体态作任何评论。”女督察有点疲倦，又有点失望地说。后来她又加了一句，“我的薪水里不包括对您体态的评论。”

“那好吧，”亚当斯伯格说，“很抱歉，请您息怒。”

一个小时以后，他听到打字机停止了工作，女督察叫他过去，很气恼地对他说：“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我们这样称呼您，是因为您就像一个小野人，就是这个原因。”他听完之后，回答道：“您的意思是说，我很原始、很丑陋吗？”

她表现出了更大的失望，说：“请不要逼着我说您很英俊，亚当斯伯格，接受这个现实，好好生活吧！”她的声音里满是倦意，他听出来了。直到现在，他一想起来还会不寒而栗，他觉得类似的事情以后也不会发生了。他还在等着下面会听到什么，心里砰砰直跳：或许她会给他一个拥抱，或许她以后会以“你”来称呼他，但是，她却只说了一句话，极其令人失望，“您好像对警署不感兴趣嘛，让·巴蒂斯特，这里可不是森林。”

事实证明，女督察的话是错的。他在以后的五年时间里连续处理了四桩谋杀案，采取的破案方法令同事瞠目结舌，他用的是一种不合常理的方法。“不要放过蛛丝马迹，亚当斯伯格，”同事们对他说，“在现场处理问题时，你要想象一下事件的整个过程，仔细观察墙壁，蹲下来把纸放在膝盖上，迅速画出草图，要表现出你天生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然后，等一切都清楚了的时候，你要用平和而笃定的口吻说：‘应该逮捕本堂神甫先生，为了不让小男孩说出秘密，他就掐死了这个小男孩。’”

就这样他学会了破案，处理了四桩谋杀案的“森林小妖”当上了督察，后来又当上了警官。他总是蹲着，裤子已经走了形，把纸放到膝盖上，在第一时间里画出一幅很小的草图。半个月前，上级希望派他去巴黎工作。于是，他离开了这里的办公室。二十年来，尽管警署不允许在办公室里乱画，但是他一直用铅笔涂鸦，几乎画满了所有的墙壁。

有多少次，他在别人开口以前就已经知道对方想说什么了。每次，当他感觉，“现在这个家伙要讲话了”，而事实上，那个人真的开口说起他所猜到



的内容时，他会感到无法忍受。但是没有办法，他只能这样忍受着，同时祈求上帝能够赐给他一些有新鲜感的东西，而不是他早已经知道的东西。

让-巴蒂斯特·亚当斯伯格坐在新警署对面的一家小酒馆里，搅拌着他的咖啡。他现在是否明白人们叫他“森林小妖”的原因了呢？是的，在这里，他看得更透彻一些。但是，这里的人们谈话总喜欢拐弯抹角，或者是正话反说，尤其是对他。惟一一点可以确信的是，只有巴黎能够再现从前的矿区，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巴黎，一座石头堆积的城市。

这里有不少阿拉伯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也没什么，只要不去看就可以了。这里有不少小花园，但也没什么，绕开就是了。这里一切都很好。但是这里病病怏怏的灌木和一些生长在大棚里的蔬菜，亚当斯伯格可不喜欢。他还可以确定的是，自己应该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新同事看他的眼神会让他想起二十年前在比利牛斯山的同样的目光，表现出一种极力隐藏的惊慌失措。他身后的窃窃私语、摇头否定、令人不快的撅嘴，以及手指轻轻敲着桌子……这一切动作便是明证。在寂静笼罩下的所有这些动作都在说：这个家伙是谁？

他微微一笑，轻轻地与同事们握手，自我介绍、倾听对方的介绍，因为亚当斯伯格做事总是轻手轻脚的。但是，过了十一天，新同事们仍然不和他接近，他不禁自问，他们是怎样一群新新人类，是吃什么长大的，是怎样学会说话的，是怎样打发空闲时间，又对什么感兴趣？十一天以来，在第五街区的警署里，处处可以看见人们在交头接耳，就好像一场看不见的灾难正悄悄降临到平静的生活中。

与他刚开始在比利牛斯山警署工作的区别是，现在，他的好名声减少了很多工作中的困难。但是，不要忘记，他不是巴黎本地人。昨天，他不经意间听到，队里年纪最大的巴黎人低声说了一句话：“他是比利牛斯山来的，就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呢！”

他本来应该在半个小时以前就到办公室的，但是现在，亚当斯伯格仍在警署对面的小酒吧里不紧不慢地搅拌着他的咖啡。

他故意迟到，并不是因为他四十五岁的年纪和骄人的业绩，而是他习惯

迟到。在二十岁的时候，他就经常迟到；甚至出生的时候，也比预产期推迟了整整十三天才来到人世。亚当斯伯格没有手表，但他却无法解释没有的原因，同时他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手表的存在。同样地，他没有雨伞，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雨伞的存在。这些并不能说明他随心所欲只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是因为，他现在比较反感的東西，不知道应该付出怎样的努力去接受它。他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虽然他极力想去讨得那个漂亮的女督察的欢心，但真正面对她时他却无所适从。人们都说，亚当斯伯格的状况很令人失望，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同意这个观点，但仅仅是有的时候，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

今天，他的兴趣在于搅拌咖啡，慢慢地搅拌。三天以前，有个家伙在自家的布料仓库里被害了。有三名督察负责处理这起案件，他们仔细分析了被害人所有的商业伙伴之后，认为凶手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名。

亚当斯伯格见过死者的家属之后，对这起案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焦虑。那三名督察在寻找一名涉嫌诈骗的顾客，他们甚至制定了一条详尽的追捕路线。后来，亚当斯伯格见到了死者的女婿，帕特里斯·威尔努，一个相貌英俊、衣着讲究、思想浪漫的年轻人。他做任何事情，亚当斯伯格都静静地看着，并以种种理由叫他去警署谈话，已经有三次了，和他很随意地交谈，比如，“您怎么看待岳父的秃顶，是否厌恶他那光秃秃的脑袋”；“您喜不喜欢纺织厂，如果发生严重的断电情况，您将如何处理”；“对于那么多人都着迷于家谱的现象，您是如何理解的”等等。

最后一次谈话是在昨天，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您认为自己长得英俊吗？”亚当斯伯格问。

“要让我说‘不英俊’，似乎很难啊！”

“说得对。”

“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总要我来这里吗？”

“可以。是因为您的岳父大人，当然了。您跟我说过，您的岳父和您母亲一起睡过觉，您对此很恼火，是吗？”

那个年轻人耸了耸肩膀，说：“除了把他杀死，我没有其他办法。但事实



上，我没有这么做。这话把我的心都提起来了。说实在的，我岳父就像一只野猪，连耳朵上都长满了汗毛，让我觉得有点恶心。您听到这些，觉得好笑吗？”

“我不知道。曾经有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和我的一个同学睡在一起。尽管我很爱我妈妈，也知道她是个忠贞的女人。我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只好轻轻地关上门，我看到床上的小男人背上有颗红得发绿的青春痘，但是，也许我妈妈没有看见吧。”

“这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轰走他似乎太尴尬了。但是，如果您比我勇敢，您会这么做的。”

“但是，这也没什么啊。您看到您的母亲伤心了吗？”

“显然，非常伤心。”

“好了。这样也好，以后不要经常去看望她。”

然后，亚当斯伯格让年轻人回去了。

亚当斯伯格走进了警署。现在，他最欣赏的督察是阿德里安·当格拉尔，这个男人相貌平平，衣着打扮却非常得体，肚子和屁股都已经下垂，喜欢喝酒，通常在下午四点以后表现得不怎么可靠，有的时候，这一症状会在四点之前表现出来。但是，他活得很真实，非常真实地存在，除了“真实”二字，亚当斯伯格还没能找出其他更合适的字眼来形容他。当格拉尔早已经准备了一份被害纺织商的顾客清单，放在亚当斯伯格的桌上。

“当格拉尔，我今天想见见死者的女婿，年轻人帕特里斯·威尔努。”

“还要见他，警官先生？您从那个可怜的小家伙那里能发现什么？”

“您为什么要说是‘可怜的小家伙’呢？”

“他畏畏缩缩的，不停地挠着脑袋；他性情随和，所做的一切都努力想讨好您。当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待，不知道您又要问什么的时候，他一脸的困惑，在那儿轻轻地叹气。所以我说，他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您没有发现其他的吗，当格拉尔？”

当格拉尔摇了摇头。

“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流口水的大狗’的故事？”亚当斯伯格问。

“没有，我想是没有。”

“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您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警察。您得先坐一会儿，我要慢慢地讲，慢慢地回忆，否则连我自己都要记不起来了。我是个易变的人，当格拉尔。在我很小的时候，十一岁吧，就离开了家乡，去爬比利牛斯山。我不喜欢狗，从小就不喜欢。那一天，一只流着口水的大狗在山间的小路上看着我。它先是舔我的脚，接着又去舔我的手。这是一只傻乎乎的大狗，真是可怜。于是我对它说：‘喂，听着，大狗，我要去远方，远得可能让我自己迷失方向，然后，我要试着再走回来。你要是愿意，就跟我一起走，但是，上帝不允许你老是这样舔我，因为我感到很恶心。’大狗听了这话，就跟着我走了。”

亚当斯伯格停了一下，点燃一支香烟，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撕下了一角。他翘起二郎腿，在膝盖上画了幅草图。在瞄了一眼同事之后，又继续讲起来。

“我想继续讲大狗的故事，但这同样会让您听得不耐烦。我和大狗一路上都在探讨小熊星座和金牛星座的问题，终于，我们到了一个被遗弃的羊舍。在那里，有六个小孩，他们是另一个村子里的。我和他们很熟，经常在一起打架。他们见了我，就说：‘这是你的宝贝？’我回答说：‘今天刚认识的。’最小的一个孩子抓着大狗长长的毛，大狗很害怕，趴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个小孩就这样一直把它拉到了悬崖，说道：‘你的宝贝我可不喜欢，它真傻！’可怜的大狗没有反抗，只是低声呻吟着求饶。它真的有点傻。坏小子朝它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大狗就这样掉下了悬崖。于是我把包放在了地上，慢慢地放在了地上。我做事情很慢的，当格拉尔。”

“是的，”当格拉尔想说点什么，“我已经发现您这一点了。”这个人善变，做事情又慢，可是他没敢这么说，因为亚当斯伯格是他的新任顶头上司。和所有的人一样，当格拉尔听说了亚当斯伯格破解的一系列案件；和所有的人一样，听完之后，他十分敬仰这位奇才办案的方式。这种崇拜和亚当斯伯格来到警署时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他看着亚当斯伯格都会感到惊讶，

但只是惊讶他动作和言语的缓慢。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家伙就感到很失望，因为他身材矮小、精瘦又结实，很不起眼儿，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衣着又很不得体：变了形的衬衫外面打了一条领带，衬衫的下摆随随便便地塞在裤子里。然后，流水一般平和而有磁性的声音开始引诱着当格拉尔，他喜欢听亚当斯伯格讲话，他的声音使他安静，甚至能让他睡着。“他的声音像是一种爱抚。”弗洛朗斯说，她是个女孩，选择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思考的。卡斯托听了这话，说：“别告诉我他很帅啊！”弗洛朗斯带着一脸的困惑，说：“等等，让我想想。”她总是这样回答。这是个谨慎的女孩，每次开口说话之前都要仔细思考一番。如果她不确定的话，总要结结巴巴地说：“不是，可看上去是这样，或者就是这样吧，我再想想。”她的同事们都笑了，弗洛朗斯却是满脸的认真。当格拉尔说：“弗洛朗斯说得没错，显然是这样的。”年轻的警察马尔隆想缓解尴尬的局面借机讨好弗洛朗斯，反倒说了一些更蠢的话，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好话。他耸耸肩膀，替马尔隆从没说过什么对头的话而感到遗憾。因为这个小家伙在女人面前屡屡受挫，他以为男人之间不会过多注意对方；他听说男人都是些下流坯子，一旦和女人睡觉就想把对方吃了，但是女人们似乎更糟糕，如果一个男人不合她们的心意，她们是不会和他上床的。因此，就这样，不仅马尔隆成天要被人评来评去，而且，他的确没有和任何人一起睡过。

这是一种悲哀。

女人们真是难缠。当格拉尔认识一些女人，她们考察过以后就都选择离开了他。为此他已经偷偷哭过几次了。不管怎么样，他知道，认真的姑娘弗洛朗斯对亚当斯伯格的评价是正确的，而他本人也被这个男人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尽管这个小个子男人比他矮两个头。他开始明白，亚当斯伯格要对他讲故事的愿望足以解释对方是怎么处理谋杀案件的，可以说是一不留神透露出来的。这样说亚当斯伯格就可以了。

当格拉尔画得一手好漫画，只要同事提出要求，他都能根据每个人的特征画出夸张的肖像画。比如，他就在卡斯托的嘴上做了一番文章。但是，他第一眼看到亚当斯伯格，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画不好这张脸，因为它好像

是六十张脸组合拼凑在一起的：鼻子大得惊人，嘴巴是扭曲的、多变的，还有几分性感，眼睛是朦胧而低垂的，上颌骨过于突出。如果在不破坏整张还算古典的脸的和谐的前提下，画出那张似乎是从破烂堆里捡出来的嘴巴，那真是老天赐予的厚礼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上帝在创造让-巴蒂斯特的時候恰巧原材料用尽，只得从抽屉里拿出仅剩的一点儿边角料，把那些从来没有组合在一起的鼻子、眼睛拼凑在一起（原材料充足的话，上帝是不会这么做的），突然间，上帝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决定做一些修改，于是他又使了神奇的一招，不可思议地成功创造了这张脸。当格拉尔在脑海里搜索了许久，确定自己从没见过这样一个脑袋，而且认定这张脸不可能用三两笔就勾画出来。除非抓住本质特征，否则那些线条会让一副面孔失去本来的光彩。

这一会儿，当格拉尔总是想着那个在上帝的宝贝抽屉里的人。

“您还在听我讲话吗，还是已经睡着了？”亚当斯伯格问，“我发现，有时候，我一开始说话人们就要犯困，而且还要睡着。可能是因为我的声音比较轻，或者因为语速比较慢吧，我也不知道。您还记得吗，我刚刚讲到，大狗掉了悬崖。于是我解下系在腰上的铁水壶，朝着小男孩的脑袋使劲地砸去。

然后我去寻找那只可怜的大狗，整整花了三个小时。可惜再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死了。当格拉尔，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显而易见，那个小男孩太残忍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人的身上最不能有的东西，就是残忍。

我想对您说的就是，他有一张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的脸，这么做完全是自己的决定，没有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但是，这个英俊的小男孩身上透着一股杀气。八年之后，他把一个老奶奶砸死在钟座底下。别再问我什么了，其他的我都不知道。除了忧伤、受到侮辱、神经错乱和要得到什么东西之外，大部分的蓄意谋杀都是因为凶手的残忍，或者是想从对方临死前的苦苦哀求中得到一种快感。是的，很多时候并不能一下子看出这个人怎么样，但是通过几件事，我们就能感觉出来这个人不好，比如会表现在过分苛求一件东西，节外生枝，

有时这会转化成残忍。您能明白我说的‘节外生枝’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与我的原则相反，”当格拉尔异常坚定地说，“我并不是强调原则，但是我也不相信，就像奶牛的耳朵上有特殊标记一样，人也被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打上了烙印。然后，再凭直觉去判断谁是凶手。我知道，虽然我的话没有力量，但是我们毕竟要根据蛛丝马迹追踪线索，根据证据做出裁决。至于节外生枝的直觉，我难以接受这一点，这是导致司法判决错误的主观原因之一。”

“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格拉尔，我刚才并没说一切可以从人的脸上看出来，我只是说，这是人的本性体现出来的一种可怕的东西。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姑娘在说脏话，就像看到有只蟑螂在桌上爬，于是我就急切地想知道，这个人在某个时候会不会犯事。当然，这不仅仅是在犯罪的问题上，还反映在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有些人想把自己事业或爱情的烦恼隐藏起来，我也能发现。当格拉尔，这些是可以通过呼吸辨认的。”

当格拉尔抬起头，往日的无精打采一扫而光，说：“您只是听到了别人的几句脏话，就认为她的嘴里透露着凶残，您觉得自己的感觉能反映当时的情景，但这些都是不够的。因为一切都是您自己的东西，您还认为有些人的残忍是假的。事实虽然平淡无奇，但却是真实的，就是说，人性本恶，就像人都长头发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可能失足，都可能去杀人，我对此深信不疑。所有的男人都可能强奸杀人，所有的女人也都可能自杀，就像上个月发生在盖-吕萨克大街上的凶杀案那样，要考虑到当事人的生活经历，考虑到当事人想要结束生命、离开人世的愿望，因此没必要讲您那一套理论。”

“我已经跟您讲过，当格拉尔，”亚当斯伯格皱起眉头，停下了手中的速写画，说，“听完了大狗的故事，您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恶？”

“我们还是用‘可怕’来形容吧，”当格拉尔嘀咕了一句，“没有您想象得那么严重。”

“这有什么严重的！我要告诉您的是，对您的那套理论我无能为力。我曾经尝试过，可在我这一生中几次都失败了，也算个大灾难吧。不止一次，我

相信一个人，却发现自己错了，不管这个人是站着还是躺着，悲伤或是歇斯底里，真诚或是虚伪，冷漠或是危险，总之，希望您能明白，我不止一次看走了眼。您能想象一下，这样会产生什么麻烦吗？当我从头到尾看完整个事情的经过时，祈祷了好几次，希望事情不是那样，人们能带给我一些惊喜。从小到大我也经历了很多，可以这么说，我了解的总是开始，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期望；很快，事情的结果呈现在我面前，就像是一部忧伤的电影。人们总要猜测着结局，谁会爱上谁，谁又会出事。于是，虽然还在看着电影，却早已感到了厌烦。”

“我们都应该承认，您是凭直觉做事的，”当格拉尔说，“当然用在您身上应该叫做‘警官敏锐的洞察力’，但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不应该使用它，这样太危险了，也叫人无法接受。不，即使是认识了二十年，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对方。”

亚当斯伯格托着下巴，香烟把他的眼睛照得很亮，他说：“以前人们对我的评价，请您统统从头脑中清除掉，当格拉尔，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人就是人，不是简单的小昆虫。”当格拉尔说。

“我同意，我热爱人类，才不会在乎那些小虫子在想什么做什么，但是，那些小虫子也有生存的权利，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解释的生存的权利。”

“是这样的。”当格拉尔承认。

“您犯过什么司法错误吗，当格拉尔？”亚当斯伯格说着，还是一边吸烟，一边作画。

“您看过我的档案？”当格拉尔看了看对面的亚当斯伯格问道。

“如果我对您说，我没有看过，您就会说我故弄玄虚。但是，我的确没有看过，怎么了？”

“犯过一次。因为一个年轻姑娘。当时她工作的那家珠宝商店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案。那时，我确信她是这起案件的同谋。很明显，从她的行为举止，从她遮遮掩掩的邪恶的表情，我正是凭借着‘做警察的敏锐的洞察力’做出了判断！她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出来以后两个月，在自己家里以一种极其恐